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七十七

送序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胡翰

枯蒼陳仲經將為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為之請贈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醫者也子知其醫乎曰昔河東張仲卒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固善醫也余于鍼砭未暇論嘗聞李氏之季視人之疾病瘳根于中氣不足善治體以脾胃為主其用謹于內外有餘不足之

際窮其瀆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方其意較可少矣
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醫視之投以人參教勸而愈有痢
者蠱者醫視之取白朮當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
用者輒去之痢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投某
劑亦不愈母始病熱不汗頭若脅皆痛甚七日而氣瀕醫視之或
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醫猶恬而視之耳比余至師京師之醫十
倍而甚于此者有之然不皆主李氏嗚呼明之患世人以元氣
不足為外傷淫邪而反瀉心肺以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季者驟
以寒邪積滯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往

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若是者蓋有由矣昔扁鵲之言
曰凡外傷有餘之證必見于左手左主表故人迎脈緩
而大倍于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見于右
右主裏故氣口脈大倍于人迎傷重者在少陰則再倍
大陰則三倍是豈不明甚矣吾使季之者得其書之所
言而不得其書所不言其於脈固有不能盡明者矣
苟不能明何怪其誤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為
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其所解口莫不宣也由今視
之胤宗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砭刺人一撥見病之

應捷于飛天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華皆以鍼砭視之
豈不庶幾乎余未識仲經而輒以是告者重進之
也告之以余所見者欲其慎之也仲經誠審於脉
而又慎之則善李李氏者矣方張君為翰林雅善推轂
士仲經往矣吾見戶外屢滿矣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胡翰

東南都會稱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
德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次則陳子恭許可進羣
輩崛起則邦之彥也子恭每偕朋輩山行臨大江四

顧徘徊由翠微之巔下憇清涼寺拈花揮麈談笑為
樂懷王鄭復初先生賦詩薩天錫洎諸生皆和之蓋
亦一時之高風逸韻余再至求其人則往矣隨牒四
方存者無幾矣且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
之存者莫不化為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
遊者其民物罹兵燹避之他郡凋瘵滋甚願凡朋類多
賓客遊士客有吳思道者晉紳之鄉人也予可進為同
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翱翔諸公間固久為余言其
事歷歷如在眉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于世

明文海 卷之二十一 三
異事之後豈不猶幸也邪思道甚直而不求異于人
甚能而不求售於俗志慕古雅由善盡好鼓琴居庠序
之賤阨于單簞郡邑鮮克知之其知者又力不足振焉
於是揖余而別因述夫盛衰之故離合之情而釋之曰天
地之化終則有始知恒而不知變則後恒也知變而不
恒知則振恒也後則困振則凶不知天下者也故鳳凰
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天將啟之則聖人作矣賢人君子
出歸而視夫黃旂紫蓋之氣則知余言為可徵矣幸無
効白面書生蟬食經傳槁死而無聞也子其行哉

送胡先生序 王禕

尚論吾婆學術之懿亦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
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
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
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畧而有志于事功者也即
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為道皆著于文也
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季曷有異乎哉有元以來
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于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
公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寔以道季名其家而司丞永康

胡公待制浦陽柳公待諱烏傷黃公以及礼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于文，皆載乎道固未有始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為聖賢之為李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至相望悉為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曰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為同言道李者以窮研訓詁為極致言文章者以修飭辭語為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統宗會元之歸于是諸公之志日微而李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故禕与仲申胡

先生每論及此未尝不大息焉蓋慨夫鄉李之淵源不可不勉于繼承也嗟乎先生其可能繼承者乎先生資器卓絕自許公柳公而下皆及師友之博考精思封殖深固其言明深潔雋健善自馳騁用以雄文粵李著聞東南然素無仕進意今宰臣雅重其才名遣使聘之而重煩以政乃授三衢郡文學禕竊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况此年以來海寓多故惟干戈是尋而禮樂俎豆之事廢不復講然碩果不食君子無終窮之道主教一郡雖其職非顯融而斯道之作與係焉昔文昭公之教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六 五
授湖學也分經義治事諸科以教弟子凡出其門者皆
為成材東都言師道者莫于斯為盛文昭于先生為遠
祖其所以教湖學者先生于衢將不以為已任乎嗟乎
繼鄉學之懿而任師道之重吾之望于先生于是為至
先生其以為然否乎

送汪尚志東遊詩序 趙撝謙

登太山者陵阜丘垤不足以稱其幽隱起伏觀東海者
淵渚溪沼不足以方其深潛變怪是以豪放不羈之士
徃，隣巷天下而濟渠江河遇知則握手放歌而極歡

於雲霞峯島之間不遇則林棲野處而奮激悲嘯豈若
齷齪者懷土于邑里間哉友人汪君尚志少敏于李博
該經史尤善謳吟五七言長短詩嘗道金陵探西北名
山大地矣既而不諧于俗遂竄伏于四明林谷中猶以
為東海之量我未遂契欲航舟徃返以擴其志而發其
憤懣結積者為壬戌之春過余山中居以東遊告出其
交友送行詩章若干首曰子亦有贈我者乎余遂問
之曰子徃東海其將如太公之儔而與時消息乎且將
如安期羨門之屬而樂居蓬萊方丈乎抑將以觀日出

明文海
卷之六
七
听風生現波濤浩汗蛟鼉出歿龍鯨变化星蟾映印神
歌鬼笑發為文章之踴躍奇壯者放君曰我姑行我亦
未知我所得所適何如耳請書若言遂書以為送東遊
詩序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趙撝謙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于天下後世者皆志
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尚
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于六經而卓然
固不待言夷考孔孟而下如荀况司馬遷揚雄班固陳

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于文韓信衛青班超
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俊之志于武董仲舒管
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于道龔遂黃霸房杜
韓富之志于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顏真卿大天祥之志
于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于孝枚乘曹植王粲
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于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
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于書皆極其至而沉潛篤樂
者故其名華于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于卜筮
醫教伎術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而

而其所存亦異于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
之所在造其間奧咀其膚髓而不以勞苦為辭者也宋
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于冥庠也薺益苦淡而不
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頓弊至于道于孝
于詩文者固已足徵今日荐者而登天朝則于忠于平
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其不失望于所交款于其行允
在等夷皆賦詩為規或頌既序之矣余復道其志之大
者于末簡蓋亦以已其然者為中孚頌復期其未然者
為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于古聖賢名士英雄俊良而

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余言為瀆乎

送易生序

陶安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入拜宰
相出自科第往登崇臺參大政才學隱居輒徵聘授
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荐取緋紫不唯中州人遂布
滿中外榮耀于時唯南人見阨于銓選省部樞宥風紀
顯要之職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焉山林州澤之士
甘心晦遯窮理高尚終老文季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遍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江

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學之緒益盛以
昌其淵源有自来也哉以是觀于今之世南士志于名
爵者率往求乎北志士于文學者率未求乎南求
名爵有命得不得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求理必期于得
也南陽易生彥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姑
熟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頌羣衆中朝夕往來專勤誠確
今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予謂生之南未
志于文學者也夫孝無先于窮理孝萃于四書五經体
之于心驗之于身踐以強毅之力居以宏裕之量使行

成于內文著于外况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得矣嗚呼文
學難而名爵易宜申告于中州之人也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蘓伯衡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
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錄吾三
人者娶人也人已愛慕娶多士友矣及詔書招選儒臣
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羣博
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
人者亦娶人也人皆謂娶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

明文海
卷之六
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為樂固無以加也而况于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事為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于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憊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于吾娶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懿蓋自昔年矣奈何比年迫于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

見不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于娶萬一如求金錡錢鑄刀斧于鉄炉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惧焉幸而教于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推夙傳于先生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為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于先生之歸始則憊然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党小子之狂簡于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也仲尼之于魯二先生之于娶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娶亦伯衡

明文海
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娶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于四賢精舍幸為伯衡謝焉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修之士官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其歸以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

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願令以布衣老于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与其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遷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于先生有遺哉蓋先生之為政莫先于順人情亦莫先于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必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自遂所以

明文海 卷之六十一
人之出處皆得而庶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
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
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于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
順人情而厚民俗寔在于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
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
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
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
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

先生之鄉即光之鄉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
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于夙
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息苟祿
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
生以識刻

送張履順復入胄監序 烏斯道

漢元始中為太學博士舍即太學列槐為市命諸生各
持郡所出物相貿易揖遜議論予謂古者天子之養士
也教之以六樂厥後教之以六學不專以此而以貿易

明文海 卷之六 三
者何哉予曲求其意不可得謬度其故曰漢未嘗廢六
學特以諸生比于物歟郡之物皆有用之物猶諸生皆
有用之材也郡各有其物猶四方各有其才郡之物皆
萃于太學猶四方之才皆萃于太學也物有高下有長
短猶才之有高下有長短也以吾之短而下者易彼之
長而高者則天下之物皆備于吾凡通詩者不通于書
通書者不通于易通易者不通于春秋禮樂以吾之
通易彼之通則六季皆備于吾猶以吾物之短而下易
彼之長而高者較然矣諸生果能從事于此則才有不備

者乎才備則德備德備則達之于文章施之于事業建
功于天朝不難矣太學貿易之意豈如此欤定海縣庠
諸生張履順氏專詩經以才俊升胄監肄業有日矣以
丁內艱歸而讀禮今以終制復入胄監將行其同門之
友相率為歌詩以餞請予序諸首予觀今之朝廷取士
雖百方獨視胄監為至重亦以儒者席上之珍也珍者
何如金璧翠羽象犀珠貝則貴重為世所稱當何如哉
履順寔貴重之物非郡所有之常物比也茲之往也益
自室必無負于朝廷之望斯可耳履順喪服無違禮此

孝子常道予不具述止以太學貿易事比而告之庶幾
味于予之言哉

送鄭千之序 貝瓊

四明鄭千之，往中州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祖
于江之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與門生之列，今典
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耶？乃復曰：盍
亦觀于水乎？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
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蘓，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
絕江浙，淮即魚龍之蟠，互鳧雁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

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
賭哉？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于河。蓋自昆侖
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碇間千數百里，
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于前而薄于後，不得紆于漫衍
而行也。故其暴怒喧虺，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
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路汭注，大伾達
洛水，北折南而折而東，一日千里，夷然至大陸而趨
于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過之而愈起，殺之洪也，撓之而
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

此河之奇觀見于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
浩湯湯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為文盪而
為毅烏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
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
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于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
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
文益奇、譽益崇、又孰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于河之有
本而最巨者矣。故嘗謂物之出于尋常者亦抑則不振
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伸後日之

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于是察之而反諸身焉。
千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
顯于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于中耶。殊不知進之
之機寔在于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
所未至。非止于弟子師已尚益勵無怠。予雖老當拭目
俟之。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于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于
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六
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
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
未足為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
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
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之禹
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
端居深念而後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
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商之會稽湯之景亳
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

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
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
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
者然而先生老矣予惧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
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
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
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
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盈岱山鄒嶧岫嶽
語谿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

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宝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之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于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于理無所拂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言得之矣于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趙永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乎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衒而已蓋文所以載道外于道而有工于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不足以成文故日罷于誦夜費于思鋪鏤聯疊綠飾繪繡以為工且至然卒不過如遊說之浮辭俳優戲談且老生傳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同列于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綱常而紹典則今也季于師則曰彼雖善于是而繆于此彼長于此而短于是吾亦聊從而師之講于友則曰彼雖長于我而才不及彼後于吾季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于道無取也嗚乎求

言之精而無予與道求李之專而道無取焉使蔓辭日興繆說日廣詆訾辯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為李者累哉余舊李于金華潛溪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以此為深戒黃巖道趙永明弱冠為文迥出倫輩而余未之友今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永明文教首皆烜爛敷腴閎肆縱比物引類悉有可稱且將從潛溪公而取正其殆有志乎遠大之李者文固不足為永明之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李乎李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余誦斯言也久於永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永明異日造余必如公所以教永明者亦嘗不外乎文中之意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七

序七十八

送序

送王修德序 郭濬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樂於樂之日不知樂之為樂而悲于悲之日亦不知悲之為悲惟既悲而樂既樂而悲然後知悲樂之真也吾于朋友離合之際得之矣曩而鄉里以氣誼相傾許者僅十數人兄事者四人業居升許自許^修業士期黃遠迥

明文海 卷二十七
也弟畜者五人盧希魯李季行張懷佐趙東爨也肩視者則王君進德張君原望楊君文遇楊君汝器及吾修德為五人也方十教人晤叙之頃剖析聖賢義理精微之蘊古今成敗得失禍福之原人物賢否出處是非邪正之辨以至于鬼神之幽禮樂之著莫不更相切磋以末至當暇則觴酒賦詩于清風朗月之下談笑達旦浩歌發金石激烈動雲漢直以天地為籩廬萬物為芻狗古人為不足為功名為不难致其為樂也蓋亦云至矣一旦星離雨散南北存亡或遲棲于窮閑寂寞之濱或

沒溺于車塵馬足之下使膠漆之盟颺遊電滅則其悲也亦豈淺哉然久合者以樂為嘗久離者以悲為素故皆不知悲之為悲樂之為樂也今予羈孤旅邸而與修德適有然之會倒囊沽酒刻燭夜分氣酣耳熱鳴而歌襟抱肺腑無少凝滯予之懽暢鼓舞方自謂龍門躍化之思未足以喻其適而離悲又復繼之執手長路相顧泣數行下人情至此謂非悲樂之真可乎修德歸諸友必相勞苦願以予言訊之其嘗與予相懽于既悲之餘相離于既樂之後者必以予言為然矣

送卓景高序 王叔英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于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李以浙江叅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教百里致幣拾景高之廬請訓經于其李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不必賢于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于傳授答問之間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為已知內以欺于心外以欺于

人其為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李于仙居張先生又同侍黃岩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強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為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于尚書弟子請問所；有不知未嘗強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以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為師嘗念二先生所為故未嘗敢有欺于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

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况季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為七十子之師且以助吾望于顏子以能起予稱于子夏由是言之為師者豈盡賢于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季其教人之術固恢乎有餘者又豈待于余言哉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季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

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為俗喜爭而善訟故最為難治而南昌贛吉為甚而臨江為尤甚觀其諺語之傳于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于其地而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莫不見憚于人至于旅寓于江湖道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与之交然余自弱冠以來往見其人之來官于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來京華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七
永康永康之令刘公某南昌人也承謝公某吉安人
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
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
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
庠其人溫謹樂易与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
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于是益
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入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
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
值其出于衣冠文物之曹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

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
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
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信有之矣
顧其身之所立何如尔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
以余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
人為鄉人勸以進于善自一鄉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
及于一郡以及于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于其地而
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見樂于人而旅寓于江湖道途
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

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耻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王叔英

昔蘇子由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人或病之以為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跡之所及固有多于太史公者矣

其身之所接亦有賢于燕趙豪傑者矣然而鮮有能變其氣質而發為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為浮誇之說予嘗驗之尋常出入于鄉里之間遇污渠穢壤與夫凶人俗子則胷中為之愠悶湮鬱而不舒時登高丘臨清壑及見可與言論之人則心目為之開朗意氣為之激揚然後信子由之言為不妄而知彼游天下而無增益者特世之庸人耳故嘗竊自嘆以謂使得周流四方以覽覘天下之形勝而博交天下之豪傑其有以發舒吾之心目意氣者必有以大異于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願

莫之遂故循；至今年及強而仕尚未有以多于其庸
衆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為心馳神往且望
其行必有得庶幾返而會合之際有相發亦得以償其
所願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輝遠將自臨海走六千
里徃永州省待其舅氏通守陳公人多義輝遠之能為
是行在他人不知篤于親戚之義者固可以為唯若輝
遠之務學知道者特常事耳故余于輝遠是行不以為
難而獨深有望于其曰是行以覽江山之奇勝交賢能
之人物而取益于已并望其他日還歸而有益于余蓋

輝遠今是行道途之所經由括蒼而有金華循三衢經
廣信以下躡陽轉豫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德登衡
陽以造于零陵其間名山大川奇才偉人宜未可以一
二數其有開暢心目激昂志氣必有異于尋常萬者
有不美質者亦將于是行變而為美况如吾輝遠之有
美質者其變化宜何如茲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將有大
過于人至于發為文章者乃餘事耳古人謂士別三日
便須拭目相待余他日于輝遠歸必當大為之拭目焉
輝遠其尚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發吾羈滯之懷可

也

送周判官詩文序

周是修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厲精文治凡天下側陋遺逸懷竒挹珍之士莫不搜羅登進士列于庶位厥明年復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于典籍者彙括類聚分嘉言善行懲戒以為各類之綱上自唐虞下逮元季采輯纂次輔便觀覽因以成一代之制作亦將以為永世之龜鑑舉中外士流以博洽聞者會于翰林開館武殿之南廊以從事而草創之于時俊髦若天台

陳好義徐好古葉仲汜延平鄭孟宣姑熟章謹建寧蘇伯厚李鐸吳中王汝玉張拱高大可溧水王真邵武列仲美大興李敏金華方叔衡朱子建寧波史維時金陵陸伯瞻浦江趙友同臨江周思吉郡顏子明蕭用道楊士竒暨予二十三人皆與是選于是

天子喜其得人之盛命文學博士天台方孝孺總裁之命侍讀紹興唐愚士金華姜璉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命修撰吉郡王艮編修荊州楊博二人董督而討論之寔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詰旦錫宴館中既而

大官給酒饌中使拱筆札事非輕也居無何愚士良鐸
敏相繼物故友同以丁外艱去伯瞻以使朝去子明以
辭以老去好義仲汜子建可真奇士奇叔衡雖時陞擢
子王府翰林官可大領扶漕令思領判湖廣安陸州未幾
叔衡仲美又以疾卒于官思字存誠性古淺夷曠樂放
林野^且年逾耳順上疏力以衰絕不任事辭得旨賜本
官致仕朝之名士咸稱異蹟_三曰賢哉存誠趨舍之有
道而進退之合宜也于其南還輒相與詠叔以牧_三德
業于家度十載間一旦而際文明之運遇有為之君當

可出之時勃然如風雲之從龍虎水火之就燥濕比之
漢之東觀唐之弘文殆不是過余也與諸君子何其幸
欵不二年餘而存者沒者動者止者去者就者有若是
之不齊吁良可感也雖然沒者已矣而存者誠不可以
不敬其身也動者升矣而止者亦不可不安其命也去
者得矣而就者尤不可以不勉其職也

聖天子在上量同天廣其所以能從懸車之請而重賜
賚之榮者一皆本之因心之仁無待勉強自然泛應而
不覺其有契于古先哲王之令範如是也更後十年賢

材並與德化周被四方底平余知聖天子之從請而重
榮者又未必不如今日待存誠之廓然也余與諸君子
又何其幸哉因詩文叙而概述其巔末以為存誠贈亦
以為當時斯文慶

北京重遊序

解縉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
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
其以孔孟汲汲于濟世出薊之國歆行仁政豈不能賢
于滕費中牟絕長短憂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

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
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為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
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刘許律諸君
子雖因其適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天下之雄
傑險要撫批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
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
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
接晉冀前有瀟瀟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苟非
天命有歸其主自遜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

兵燹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于北京者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蓋嘗往來而不_者也而予迺不能一遂其遊觀之樂每侍聞天語退而稽諸簡冊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世時之不幸有賢智之時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今又往_特焉其為我可

訪灤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人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遊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顛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希遇固千載一時也某行旅多暇先為詩歌以俟

送劉君孝章序

解語

學必有_師傳朋友講習而後有所成不然雖至白首猶為僻學也豈惟成德文藝亦然余少時先君子教以書輒奉所聞于太僕危先生伯椅周先生而泝其源于趙吳興以上未嘗自為憶說也及教以為文輒奉黃文獻

公歐陽文公之說而泝其源于曾王歐柳蕪韓班馬董
賈先秦以上極于六經之奧未嘗自為臆說也及進而
語諸道德輒牽所聞于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于刘靜
春楊伯子以達于閩閩濂洛又未嘗為之臆說也是以
一得之愚間有所見者寔先君子師友之傳誦習之餘
所及也繼而登朝以所為文求正于平仲蘓先生先生
與先君子受業于黃歐為同門于是傾竭所蘊為余言
余始蓋有所見焉詹君孟舉在元常及子山巖公之門
又嘗听教于危周二公于先君子又同門而予與詹君

同官為中書舍人悉心咨問又盡得其說與先君子之
言無二不舍晝夜思惟至于今僅若有一髮之見至于
道德則自先君子既歿世無復有講論及此者是以碌
碌將為庸人之歸方慨然而自嘆也廬陵劉君孝章家
世忠厚父兄宗族各以道相勗及授徒環川常與予友
胡明君光大游予亦聞之甚熟也去年光大延致來教其
子予亦遣子從之遊孝章甚勤于學嗜為文与書而其
此來也其尊君博信先生欲其謀于京師亦若先君子
之望于予也惜乎為文為書吾党有大愧于危詹諸君

子而道德之懿則又茫如捕風雖談論且不能得其髣髴矣何以副吾孝章之意而承其尊公之志于是孝章將歸俱無以復其尊公也姑序予之所求者以相解歸而求之家庭涵濡簡編之講論將必有大道人者倚需異時童晤孝章又必有以副吾之所望廬陵螺江二程之從周子寔始于此則廬陵固濂洛之淵源也俯山川之餘輝寧不有超然而獨晤者歟孝章毋若余之徒自嘆也

送蕭善本序 楊士奇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于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

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暢之不暇願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顧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壯者皆已翹然楚矣而敢吾之執焉問父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悵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學講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謂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

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州嘆嘉應之不棄而觀于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曾吟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送徐僉憲致仕序 楊士奇

仁宗皇帝臨御制詔吏部居官年七十所致仕去有疾而年未及亦听去申著令典蓋於四年仕者老病不任或得所欲而士君子進退從容無所羈係有以見太

平盛致矣四方出仕者之衆莫盛江西江西為縣六十有九莫盛吉水今致其事去者始見于徐君崇威崇威雖病其年未七十蓋自洪武中起家為巡徼為征商承樂初入掌外制又出司讞陝西廣西二大藩知宿州僉山西憲事其為持已愛民而平心易氣歷仕三十年未嘗有一日顛蹶之憂然弊之為所以汨乎中應乎外者亦鮮且倦矣今之決去固人情也崇威吉水故家吾亡友胡君光大女兄之夫也其在京師恒主胡氏故于余還往甚厚光大嘗約余他日幸遂乞身相與具扁舟

載壺觴書冊沂沿顛江蕭峽之間漱芙蓉之丹泉酣澄
江之明月歌詠聖澤適遙以終餘言年足矣時宗威聞之
亦津々出喜色光大竟卒于官已十年余猶縻寵祿不
能去也兩人夙昔所歆慕者今屬之宗威獨未知宗威
入故鄉臨清蔭茂萬慮不興儵然自適之際北望京華
數千里外尚有停雲之思者乎故于別也歌白駒之四
章以為贈

送熊自誠序

梁潛

北京據幽薊之會偉大壯麗之觀古所謂形勝之都也

士生于南服者嘗以不得往遊其中為恨大理評事熊
仲彛以扈從居于是其尊府自誠君來視之君時年五
十餘矣鬚髮皓然而能輕萬里之遠自其家吉水汎大
江涉淮道徐踰呂梁之險以至于此既至不以其冒涉
險遠者為難且以其遠遊快覽為足喜其志可謂壯矣
哉予于君同郡而予之去家者三年矣故聞君之來而
喜君為人藹然溫厚既老嗜欲不足動其中而獨喜爽
雖風雪苦寒之夕猶不廢予不善爽心切好之每與君
爽輒敗北亦未嘗厭也時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亦

喜奕郗君少劣于予猶子榮精出過人累与予奕輒累
勝自君之來子榮教与君对君稍难之而其勝與負常
均君又常佐予以一勝子榮曰大咲以為樂夫古人適
情于物于夫六藝之外又有所為投壺之戲而傳之于
禮文以為平居閑暇之雅戲也奕之為戲亦平居所以
後其心智者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然或者其心之
不專審之不固則皆不能精如予之與郗君者是也雖
然予之與熊君好也豈直以此而已哉顧惟遠去其鄉
而忽然得以欢娛而嬉戲以遂忘其旅寓之思如在乎

里閭鄉党之近其為樂可勝道耶夫樂之既深則于其
去有別離不忍之態亦人之常情也予是子榮相率賦
詩送之予因道其平居相与之樂以為序若夫君子享
有祿養于既耄之年以得周覽夫兩都之勝其所得亦
豈在在此而已乎

送楊弘璧序

梁潛

楊君弘璧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一門父兄席累世
之豪華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戶侯相埒及
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涯之間而遂家焉蓋其

時君年四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別而易之及其老也思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蓋已五十年于外者矣而後歸則蒼顏白髮頽然衰老見者駭愕不知為楊君也過其閭問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者驚而少者疑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弟無幾人而已之昆季間有存者焉非老則病杖而耒後而窮奴老僮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者君執僅識其狀貌也故居遺址荒埋煙蔓草塚墓纍然而牛羊鳥獸之跡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而歡樂之所也君于是愴然

悲之念往事如在夢中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君之從子益智拜君而勞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由君母去此故土然君占籍鳳陽已久為函數月乃去歸時携其中子某与偕行曰謂之曰吾老矣先生墳墓在此者汝謹識之無忘於乎君生于富貴未壯而困于羈旅老犹不忘其鄉非其心拳之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变故不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者而况數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于先大父心易先生受

業与先君有筆硯之好故衆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之序所以脩道夫人事变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忝其先為難能也

送周如陵序 梁潛

予往年教於蜀之滄溪沂夷陵而入三峽仰視羣山如萬仞壁立岷江東下束于兩涯其勢若不得放拆遏之極驚跳怒躍逆而回湍激而為飛暴觸而為奔瀾其尤險者則為虎頭鹿角盤渦百尺旋轉若車輪轟然萬壑皆應觀者莫不目眩不禁也過夔萬而上三巴稍重

見平波緩流然巴郡據三江之險曰石為城懸溜飛瀉雲霧中益可愛也自是西走千三百餘里始入城都平曠坦夷疏江為渠散注平疇幾千里其西有雪山縞皓明潔與晨暎爛然相照盖天地間之奇現獨偏方遐國擅而有之使遊遊隱逸之士得時以臨望以盪滌其志意何其快也又其地有諸葛武侯之遺教閔張之忠節勁氣至今不衰又蘓氏父子文詞壯健數百年來無有過之者故蜀之勝又不獨山川然也予去之十年至今念之不已今年夏忽廬陵周君如陵歸自都成訪予京

明文海 卷二百八十七
師之旅卽極道往時之遊且樂予不覓解心適神烏今
如陵又將西遊惜不能与之俱翱翔其間也雖然人之
情因事而感固不繫山川之遭杜少陵窮愁悲慨終身
不釋豈蜀之山水獨有以感其中耶彼所遭之時為然
也然則吾與如陵壯年遊樂何可不知所自哉凡與如
陵交者皆為詩以餞之而中書舍人吳君平仲為書西
川壯遊四大字于卷首以予故嘗遊于蜀也屬為序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八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七十九

送序

送司訓徐君序 吳溥

都城之西都城隍廟在焉每月朔暨望則商賈畢集大
者車載小者擔負又其小者挾持而往海內外所產物
咸集焉至則畫地為限界張肆以售持金帛相貿易者
縱橫旁午於其中至不能行相排擠而入非但摩肩接

踵而已遐方窮邑之人偶一觀之則驚嘆彌日向人嘖嘖誇詫不已至其夢寐亦然蓋生平之未見所意人皆已若雖欲不誇其心固不能自己也而凡人之至是者孰不欲一往哉今年吾友徐東之以貢至其隙也適其期也亦告余以往日且晡未歸既而歸則暮矣予怪其久也而叩之乃感額而言曰予之至也其羣集者已先據其衝閉其途矣而後之候其隙而入者猶若貫魚然而予也不能從立門而望之見肆之所列焉而猶恐其未也坐於道隅橐焉而充篚焉而盈馱焉而上隆若川流

之過乎前也予得盡觀焉而猶恐其未也久而其過者益衆其羣乃解予於是乃即而觀焉而駟猶警且召且驚也余見夫文士之圖籍繫鉛武士之弓矢農之錢鏹鉏鈔工之釜鑿刀鈇貴富者之明珠大貝負夫之敝衣敗履兒童之美具婦女之粉黛脂澤以至道釋家之魚螺鏡鼓俳優家之纂箏簫管物具焉而於古之所謂簞簋瑚璉彝鼎樽罍敦弁卮匱之屬獨一無所見何哉是豈售之各有其地耶予曰古之器不鬻於古也豈惟所售之人將怪而駭之且毀之矣雖然不售於

今無害其為古也世有好古君子則什襲而藏之矣人
 將求見而不可得而况于求售乎東之默識予言唯三
 典視今不甚殊而宴饗饋餼之禮尤數未聞有匱乏者
 今天下之廣倍於成周其物之蕃從可知矣物不加少
 而供具不加多然猶恒以匱乏為憂無乃會之不以其道
 乎是固官司之所宜憂也吾季丈沈公拜官三月亟
 以疾去其有隱歟雖然公一署丞也丞之上有正焉
 而一寺之長則有卿焉有為之佐者焉又有為之丞者
 焉其憂當有大于公者彼不以為憂而公乃以為憂乎

此下訛

雖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公之所憂固非分外事也
 夫知所以憂之則必圖所以會之矣為一署之丞者能
 圖所以會之其他為丞者又圖所以會之其大於丞者
 又圖所以會之尚何匱乏之足憂而成周之不可並乎
 公之歸吾于是乎有感

送光祿寺丞沈公赴南京序 岳正

丹陽沈公與純先戶部尚書伯威公之世孫也景泰間
 拜陝西省幕左副都御史吾郡芮公時為方伯罷公之
 才寔用疏荐既登朝籍典大光祿之簿比一考遷進寺

明文海
卷二十八
三
丞尚書公之告終也。以承重去位，乃今服闋以來，仍用故職莅事於南京。從時格也。戒行有日，祖而送者皆同官同朝卿大夫士之賢者。邀余以辭，且曰：南京根本所在，大光祿地近職親，固曰重矣。公所惜者捨剝就間，用違其利焉耳。嗟夫！士之修也，其志類同，其出以用世也，功名之際，乃有升沉小大成敗之殊者，豈無其故乎哉？長沙之傳江都之相，此兩生者，設以蕭曹勃噲倫而擬之，豈但推而不居也邪？彼將頽顛裂背，且耻且怒，艷然而扼之矣。夷考厥就，所謂滕金鑄玉，開國傳祚之業，曹

不及刀筆屠販者之什一焉。豈非格于時乎？雖然，時之義蓋亦博矣。推遷不常之謂時，景運遞禪之為時，偶會適遇之謂時，乃若今日之時格者，暫立條例以公進退，不遇權一時之制，詎可久恃以待天下之士哉？古今用賢自有常典，願主之者未暇思耳。就如公等所陳，既以時格而去，安知他日不以時格而升乎？或者徒見董賈所就，遂為時病，非識時者也。

送陳緝熙使朝鮮詩序 岳正

昔唐殷侗使回鶻，韓子稱其適萬里外國，畧無惆悵之離

別可憐之色豈不真知輕大丈夫哉考之于史吐蕃作厲
與唐終始回鶻有國實界厥場既曰於唐最親曾不
能結鄰服貳以輸畏天之悃願胡無入或昧所從所貴
乎行人者宣倡大義以開道之俾之陳力就列云耳故
曰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侑之知既不及此而
退之贈言又無以諷之者徒以區區辭色遂漫焉以大
丈夫許之大丈夫之所為也固如是而止乎哉孔子曰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退之固不失言矣然而謂之
非溢美吾弗信之矣天順改元天子以復辟詔天下特

此下脫

於朝鮮寵以侍從於是翰林修撰陳君緝熙載命以行時
凡餞者各伸以詩以成宜序正乃作曰方今內外罔不
臣妾瓦剌餘孽尚勤王師豈與唐之吐蕃者類歟若乃
朝鮮為國外藩衣冠禮義非同鶻比而勢據右臂特角
是宜投誠報効亦其時也如吾陳子士之通經知輕重
蓋無忝於大夫之稱者嗟夫出境專利必有所處正安
敢苟有溢美而阿其所好哉

我齋歸山陰序 林俊

達子來省問所有天下士以蔡我齋希淵對是我齋方

以養母乞教授吾莆孤風遠韻隱_亡來雲庄詳叩之曰
是固陽明先生董常中有餘養而抵見夫外者之輕以
辟立千仞之上將其至羣儒依歸焉家甚貧非道義雖
與之以晉魏之富不欲苟焉處也鄉書十年不欲取進
士既取進士辭庶吉士茲固為母而出亦未知其果來
未知其果久以處否也予喜為莆得師達至崇安書語
諸弟子曰蔡先生來矣吾家子弟無問學籍未學籍時往
叅候我齋來一去沿襲而自立風格賢者慕其未賢者
力沮以媿道風翕然方成一學校又其位何如耶我齋

厓辟若不可攀即之而冲永平粹立孤而禮恒下守雖
固而其量未嘗不洪興寄高遠嘗思自放於山風水月
之間筭斗之祿其無足留也未訪雲庄神游意往如蟬
脫埃壘輕鴻逝乎寥廓余笑曰高則高矣祇恐無福我
齋教思去予教_亡留一日太夫人亦思去我齋辭夫子
廟退而語諸生別諸生哭留不可羣走鄉大夫語留余
偕山齋造齋造焉我齋嬉笑自如則己方中野服飄_亡
然遺世神仙山齋曰是可留耶於是松士夫繼至厓_至
者舊亦繼至來進知方之士連履而入或語留或求識

面以去市君童孺販鷺松檟者流刺之私相語亦惟其
留之幸彼固誠知我齋哉嗚呼風之動人有是舉幡足
信矣古今人其未相遠也有八十日之元亮有百五十
日之我齋獨意夫依中庸者為難易進退無恒非離羣
也吾人有斯世之責焉持祿固為可愧亦益思果哉而
末之難容有執其幾者抑東漢竒節歸數尺之羊裘殆
有托始今日者矣序我齋去

送鄉友林茂才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

奉天門下翰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
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為多相與醵錢具酒殺飲
食之於東門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
艾若華鏡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琴千狐之腋兮當暑
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
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梁之我我其冠兮講唐虞
誥之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有魚鄉人往來兮
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
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等談笑謹謹以罄一日之樂窈相

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士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為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々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_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為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輒耶明日舉以告余々曰不然予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溪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

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潴而成湖渟而為淵平鋪漫流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絕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

明文海 卷之二十八
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為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楊太僕序 石瑤

始予讀魯駟及衛定中之詩以為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鳥獸而並育之故雖孳息之臧好而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廐也色殊羣別雲錦蔽野則又幡然疑之曰牧養之職貴得其法耳彼毛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而蕃庶至是哉比余周游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說抑又

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嘗一日而忘武備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以太僕行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政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晦牧一馬再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不可謂不詳且嚴矣今兩畿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芻破產以資馬直亦無餘矣今再惠吾且逋以逸吾子女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為生哉吾

特馬以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私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焉民馬之弗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偽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巨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績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

立言及為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為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知講求聖賢之學率以吏治為俗務往而不屑為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為意方且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博施濟眾為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蒐竒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

也耶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揚雅_君碩士其必不以民
事為俗哉會光祿張君廷賓李君宗岳將設祖以餞聞
余言而是之日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
以為太僕式矣予曰何止于太僕由而卿而相苟用是
道鮮有不益于是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請後而徐
觀之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陳獻章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
畧糧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余白沙一見語

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
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
端袞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予
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
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
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
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
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
首夏至日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

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之化之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之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則賦詩或世卿倡予和之或余倡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為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亦

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九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八十

送序

送陳直夫先生序 莊象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
陳白沙之大羅一峯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之敏婁
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章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溫黃仲
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余所不敢望而及者予皆取以

明道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為友是十人者不以余為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想而直夫與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載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得侍時或聽以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僉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為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于是極

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畧盡凡所以規余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盖加直矣直夫因自謂去其官居于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為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辨者於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為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為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哉人以伊川孟子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寬恕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

短不見人之短坦々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于天包海
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俱融渾然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
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攻之
旗累仆累踣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
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
親乎龍蛇羆虎果如鳳皇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
川吾固知其非顏淵明道之比也直夫於此當何如哉
賓之贈直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忌于
名近身寧與世猜鸞鳳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

作煩君次第裁蓋將進直夫于聖賢廣大之中而望其
剗削乎崎嶇稜層之地故耳故今於直夫之行亦以是
為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
生之請將主白鹿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
之為不敢誣也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莊泉

浮梁戴先生以待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陝
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
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為先生重請一言以重于子夫吾

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為先生重迂者豈足為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為狂輒以為怪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觸日不韙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于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楊墨佛老者人豈知之哉夫何甚為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于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

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黜綴紛華某題盡某親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交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覲覩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

原湏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
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為謀利之階而其人
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
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科
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
所恃以為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
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
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
是三尺童子皆知科舉為榮人爵為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

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習以至
白紵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
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
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
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
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
慮廢也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于平時不
得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為
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

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送三峯歸南海序 羅倫

南海之沃有三峯焉。蟠踞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頽玉者，也。風骨嶢嶢，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僧，使人望而敬之也。南峯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者，東峯也。烟消霞斂，風清月明，陰陽和暢，萬景嫵媚，眉睫間一接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霧歛，起雷電晦，明則神沒鬼出，駭目驚心，倏忽萬狀。此三峯之所同也。西峯在東良容君彥昭有之，南峯在玉樓之

西易君德元有之，東峯在魁江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峯之外，在番禺者何氏有矩峯，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峯，三峰高出白雲九曜石鼓大溪諸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峯脉脊皆自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頽川白龍所宮，天下文明則見海南諸山，崑崙最高，蒙泉潤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羣峰列岫，層峦疊嶽，凡出崑崙者皆磊落竒詭，特異眾觀，雖跨州越邑，橫河絕海，而端巖拱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蔡氏有九峯，胡氏有

五峰成二山之偉觀此五峰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子知南海之崑崙崙崙知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蟠天地其高蔽日月閭風之苑玄圃之墟宮天帝而館神人其人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恒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杯五湖者皆崑崙之支脉為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其俱往三峰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崙崙陟西海之崑崙矣遂伏劍長歌浩然而往

送參政盛公以端之江西序

張弼

古稱為政者以移風易俗為難蓋非有其本者不能也有其本矣非持之以久不能也是故虎狼噬人驅之而止洪水墊溺疏之而止旱暵為虐一雨而止劇寇弄兵戡之而止惟風俗偏蔽不可以力競不可以智攻不可以期近效所以難於禦大灾捍大患也若江西大藩文獻攸萃民服農商士尚經術海內鮮儼然郡縣之間文獻彌盛健訟彌張珥筆懷牒者百十為曹鑿空煽虛妄幻竒詭雖絕人之辯莫能致詰詩云雀角鼠牙未足以為喻也嗚呼豈經術使之然耶而世之知經者未必然

也若曹不知有經耶而儼然嬰冠束裳者亦或蹈之何也
 也將假經而濟姦肆姦而賊經耶經而至斯良亦大矣
 然不世之士往也挺出其間豈以訟徒苛責深求能成
 人之賢耶何斯賢之化反不能及皇明撫治百年良吏
 臨之亦既多矣抑山川之秀有戾氣以間之歟皆不可
 知也吾鄉盛公拜江西叅政而聊一問之公積學有聞
 凝然重負謙厚慎密內明外和嘗任兵部之武選而釐弊
 設條績效獨著近任工部之營繕甫逾三月上下
 咸愜真良吏也化民成俗之本立矣協恭寮案期以歲

月頑風陋俗縱不能頓革寧不少為止息以從良耶吾
 不信也昔人謂天下無難事書以俟之公名綸字以端
 以戊辰進士起家云

送學王先生之南京翰林院序 張弼

夏商周皆盛治之代也而後世之治出於周周特詳不
 徒文武造造周成康守成宣王中興之大制也后稷公劉太王
 王季之生養微顯獸腓鳥翼復窰仇門下及閭巷荒遐
 閭闔之幽筐筥之細靡不有聞豈其時近其文備哉去
 去于諸侯毀于暴秦文非備也文武而上與夏商俱時

弗後也。蓋惟二南七月思齋生民崧高江漢諸詩傳播在人簡籍雖毀亦不能泯。故三百篇獨全于後世而言周之治特詳也。我朝仁祖淳皇帝發祥啟聖于中都大祖高皇帝肇基建極于南都。迨太宗文皇帝肅清續述其宏綱密紀固掌在有司載在史官萬世攸遵然其委曲深微非史法可得而悉也。弼常游南都好從長老問遺踪往緒欲就一隙之光以窺日月之明傳聞罕覈滋久滋惑間見篇章亦多膚末唯蕪弗足稽也。韓昌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對天之宏休非今日作者事

乎毘陵王先生廷貴拜學士之命之南京翰林聞者咸以斯任優游恬曠若在風塵物表所謂吏隱者也。弼竊以原茶豐芑岐鳳囿麟待以發舒於咏歌者蓋有年矣。今先生往履其地撫其跡質其事仰聖謨之淵弘左右之忠蓋而所以篤無疆之基業者不于此時而述之者將何俟乎。不可謂郊廟有頌而風雅可畧也。矧編之簡籍幸徹宸聰則可以鑒創造之良艱持守之不易默格潛孚殆不必昔之侍細旃伏青蒲而攻自倍豈徒言治者得其詳哉。吾知先生之不自暇矣。况南京之職文

事者惟先生而已少暇則應四方之求銘功悼以垂金石亦所以著國家之盛治於悠久也先生何能自暇哉有鄉進士李應禎者生長于南都好古博洽百年之跡頗言之據先生敘述於咏歌間其亦容贊一詞乎弼辱先生之知于斯行不^敢求徒羨先生之暇也尚聽雅頌之音洋洋盈耳駕皇明于成周之上矣先生何暇自逸哉

送劉世美還京序 章懋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

之翰林膳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來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畢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修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禹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廁名其間

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
維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
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
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
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
存者蓋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
仲昭懋衡與某皆為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
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
史世美世英宗海宣美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珍水

部出視事于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
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
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睽隔矣
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易副行矣其
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為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
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又
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
追感疇昔寧不為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
來南都寓于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之間與道舊

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銜命走四方其朝

此下為者事懋送中力王舍人汶勉民詩序
應禱

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

關半頁之禱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
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
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
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
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
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
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
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

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于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沒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闕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

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
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
可為而徒取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
吾皆能自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
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
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
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
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
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

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
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于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迺
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所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
莫予翼也友乎仆而復與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後
吾之志益堅毅若不可遏則予之資于甘泉多矣甘泉
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
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志卓爾若此則如甘
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

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
 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斃
 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
 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
 于言願復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
 為綴乎

別甘泉子序 黃綰

予欲學以全夫性之道知寡聞不足與乎大明欲其友
 三年而不得求其師六年而不遇自謂終焉棄德者矣

反而視之其身常如稿其意常若大得一官若負穢或
 有告之曰越有楊明子來矣子何不知親耶乃亟趨其
 館而見之陽明子坐與我語歸而猶夢之竟恍若陽明
 子臨之而不敢萌一毛于私於是乃源、而見之遂不
 知有我之百骸九竅矣陽明子曰有南海甘泉子者在
 予友也子豈欲見之乎翼日偶于陽明子之館見之其
 容簡其心一其示我之言蓄而盡入其館遂拜之于是
 二子之庭日必有予跡矣陽明子曰吾將與二三子
 雪竇掃西湖以居諸甘泉子曰吾其拂衡蓋拓西雲

與我三人遊之又相謂予曰子其將天台撤鴈蕩以候
天我二人者予曰我知終身從二子遊二子有欲我何
弗動且我結兩草亭各標其號以為二子有馬何如去
幾甘泉子將帝之命放之于安南之國予則憂之曰聚
散其自此乎子其舍我矣或問曰何憂也子過矣天地
之道理以同衆物以異散今予三人理則同矣物則類
矣浮遊之間何往而不與聚而子猶疑其散耶曰吾歎
之甚而易之感也夫自世喪道世之君子白玉于外而
中礪也其不可與道也久矣而吾忽得二子者不啻景

星快見而鳳皇樂覩之今離索于此君之所以為憂
也是何過哉子行矣遂書其言投諸其笥以勸子之不
我違也

送太守程君之任序

羅欽順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為
拙之一字當為巧者發尔不然未為得也夫巧固傷民
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
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
者舉之如不及錄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千數萬

名為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微諸前聞是謂白著吾
民皆不堪命而卒去所于告也巧之為禍其烈如此不
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違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
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国用且窘元載之
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
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為言要之催
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強不得以苟免貧弱
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
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

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
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
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為郡者庶
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
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
陞員外郎之中詳敏實恭嚴稱藉甚當道兼采其資望
爰請于上俾知衛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
其致勞于按字也必矣而况在戶部日久中間屢奉堂
筭有事于外服其于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

際可待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于巧不失于拙又當于君見之矣且為郡之贈豈妄安養教化可言而頌于催科是誦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于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羅欽順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望在在以才行著聞于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

貢士典教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教人才為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艰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應酬敏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于人情此所以克佳譽也茲拜金華太守之命輿論翕然以為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為贈余與君居同邑且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妄言也惟金華乃湖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為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呂成公出卓然以典起斯文為已任遂啓

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
導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漸
及士民其習俗要為端且厚矣君往而為之守豈待於
他求哉余嘗問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于人
然猶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稽謀考德既以為在我之資
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為士民之功身不出戶庭之迎而
化行千里者此其机也世降以还人情多喜于自用師
友之誼鮮克致降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今制
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教禮宜莫先焉考德

稽謀匪朝伊夕予以發揮于政事將見舉去不中勸去
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
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廣若
人之麗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有終名位之遠
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于南雍多辱教益奉
違日久每用馳情報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